

在2000年12月27日，我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去讲真相，在天安门被抓，随后被分流到顺义县的尹岗（尹家）派出所，当时是中午12:30，刚到就把我关到一间窄小的用来关犯人的牢房里，没多久就叫我到警长的卧室里对我进行审问。

我不想被送返原籍，他们对我用刑，把我的衣服、鞋子、袜子都除下，把我双手扣吊到窗户上，用电棍使劲电我后，又拖到外面去冻，当时气温零下10度，我只穿着单薄的内衣裤，光脚站在冰地上。冻完了又拖进屋里继续用电棍电。来来回回四次，直到电棍没有电为止，我的腰、颈都被电得直不起来，手脚冻得没有知觉，肿得象个馒头，站立不稳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。

警察的良心不如狼狗

看我还不说姓名地址，就叫了好几个人来，又把一只大狼狗牵了过来咬我，但那只狼狗不到我跟前，离我有3米左右远，不管他们怎么弄它也不肯过来。后来他们又把我抬去强迫我照像，为的是查明我的身份。那个警长和另一个恶警轮流地电我，电得我小便失禁。

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们还不肯罢休，又叫了几个地痞、流氓进来，年龄都是二十岁左右。他们所采用的手段都是非常无耻下流的，见不得人的。他们把电棍又重新充足了电，继续电我的胸部和阴部，抓住我的手塞到暖气管里烤。

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只能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在造业，在害自己”。他们却说“如果问不出我的名字，这个月的工资就没了，说不定这份工作就没了”。为了个人的那点私利，他们已完全丧失了人性，整个打问过程持续到28日凌晨2点才停下来。

我一家都修炼法轮大法。自从人间败类江泽民开始诽谤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丈夫的笑脸不见了。他要向政府讨回公道，向中央上访，就这样借了钱去了江西省省会南昌市，去了北京。在北京待了五十多天，回来后向功友们讲了北京的情况，就这样我和三位女功友也去了北京，我们一回来都被抓进牢里去了。我们都是女学员还好一点，拘留十五天。可我丈夫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三十七天，被打得口吐鲜血。折磨得皮包骨头。

深夜抓人

从那以后公安人员三天两头就到学员家来骚扰，特别是去过北京的学员家，更是常有警察出没，还叫当地干部盯住我们，不准我们再去北京。公安人员执法犯法，说抓人就抓人。把我丈夫带走是经常的事。有时当天放，有时关二天才放。记得2000年7月19日深夜，所里来人又把我丈夫带走了，我赶紧起来穿上鞋子问：“又是怎么回事？”他们骗我说：“没啥事，叫去问个话就行”。可第二天他还没回家。我就到所里去要人，谁知他们又无缘无故把我丈夫再次送进了看守所。这次关了四十三天。那里真是人间地狱，我丈夫受尽折磨。

抄家“是上面指示的”

他从拘留所回家后，公安人员把我们夫妻看守得更紧。在这期间

我们一家人的遭遇

则的法轮功学员坐的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功友做。你走后我一定会进一步向世人讲清真象和学法。”就这样，第二天我送他坐车走了。

前几天公安人员把我二姐骗了去。腊月二十七我去拘留所看二姐。并要求他们放上了年纪的二姐回家过春节，在那里碰到一位女学员就和她谈了谈。她说：

“1月17日在天安门广场，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功友，拉起横幅，边跑边喊：‘法轮大法是正法’便衣警察抓他，他很机灵，躲过了一些警察，结果还是被抓，那功友就是你丈夫呀。当天晚上，气温零下9度左右，警察把他衣服扒得只剩下一条短裤，把他挂在树上。他身上都结了冰，天刚亮警察怕被人发现才把他放下来，让他穿衣服。邪恶这样做看他还不讲是哪里人、叫啥，就又打他。身上被打得出了血条儿，打得惨不忍睹，在场的都流下了泪水。”

村里、所里去北京把他接回市里都不通知我，过了几天，是在村里工作的邻居偷偷告诉我的。我去市、所里找人，谁知他们又把他送进拘留所“学习”了。我赶去他们不让我见他，说三个月不转变再加三个月，再不转变就送去劳改。太卑鄙了。现在也不知我丈夫又会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子？但我深知肆意迫害正法修炼者的邪恶江泽民之流即将下地狱了！

抄了我的家，把书全拿走了。因为我们夫妻不让他们拿走书，他们再次把我丈夫关进了拘留所。我和几个学员去了村长、书记家里、所里，跟他们讲：“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，你们敢说我们不是好人吗？”他们就讲：“你们不该去北京，去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。”我们讲：“我们是个修炼者，只是向政府要求给修炼者以合法的修炼自由，真没有其它目的。”

他们讲：“是上面指示的，叫看住你们，不让再去北京。因为是吃政府一碗饭，也就得为政府办事。”我们学员就跟他们讲：“做人最起码还得讲有个良心。”

丈夫上访再次被折磨

去年底还有四天就是新年了，那天晚上我丈夫在家呆不住了，要用他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。我知道他的心思，就和他商量这次我不和他同去北京，留下来向世人讲清真象和揭露邪恶，另外在家带女儿，让他放心地走。我丈夫把脸转向外面，流着泪水，又用被里把泪水擦乾说“不要为我担心，无论遇到什么磨难咱们都能承受。另外还要向世人进一步讲清真象。”

当时我只知道回答两句：“我会为所有去北京的功友祝福，牢不应该是我们以‘真、善、忍’为准

中国法官因练法轮功被判刑

BBC中文网2001年2月6日

据人权组织报导，中国江西省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入狱。此外，设在香港

的中国人权运信息中心还透露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九名法轮功学员判处监禁。

江西省高等法院法官胡庆云在1月10日被南昌市一家法院以“非法经营”罪判处10年徒刑。

报导说，胡庆云是在1999年7月12日被捕的。当时，中国当局开始镇压法轮功活动。他被控的罪名是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。”当中国当局以“邪教”为由取缔法轮功组织后，又以“利用邪教”罪对胡庆云进行起诉。

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，胡庆云身为法

官为自己辩护，迫使当局因证据不足而不能以邪教罪起诉他，但当局仍不释放他。后来，他又被指控帮助出售法轮功书籍从中获利，最终以“非法经营”罪入狱。该中心透露，胡庆云已决定对他的判决进行上诉。

信息中心还透露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月29日判处了九名法轮功学员二至六年的徒刑，罪名是从互联网下载法轮功的材料，并将其复印和散发。当局指控他们鼓励法轮功学员闹事，构成“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”的罪名。



公安还威胁说：中央说对法轮功学员不管是怎么死的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

139、王一家，男，45岁，2001年元月22日23:30左右，湖南衡阳市公安局环城南路派出所6人去他家抓人，并扬言要撬开门。为不被邪恶带走，王从防盗网上爬上天台，但天台早有公安把守，堵住了他的出路。由于公安的追捕，从9楼跌落下来，摔得脑血迸裂。其妻不知晓出事，公安将王的遗体拖到火葬场，并把地上的血迹，脑浆用水冲乾淨。

23日凌晨1时，公安到王家套问其妻，看她当时是否知晓，甚至戏问她：“你就没有一点感觉？”见王妻全不知晓，就准备做无名尸体处理，以开脱罪责。

第二天王一家的家人去派出所找人，他们不予理睬，还谎称“不知道”。后其家人从摆摊人那里得知昨天摔死人后，再次到该派出所要人。公安见隐瞒不住，便凶相毕露，调来全副武装的防暴队，不许其家人声张，不许设灵堂，不许开追悼会，并

第139-142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情况简介

以其大女儿工作转正为要挟（王一家的大女儿在市公安局做临时工）。

公安还威胁说：中央说对法轮功学员不管是怎么死的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江泽民的“打死算自杀”垫底，安徽省副省长现场强调一定火化

140、李梅，女，28岁，安徽省合肥，性格开朗，身体健康。李梅因坚修法轮功于2000年6月被抓进肥东看守所，后关押在合肥女子劳教所。关押期间被打致内脏破裂，昏迷不醒，送合肥105医院不治逝世。

公安编造谎言，通知家属说李梅跳楼于2001年2月1日上午6点身亡。2月1日下午家属被通知去探视尸体时，不准带照相机及摄影机。家属发现尸体还有余温，但耳朵、嘴巴、鼻孔都被塞满棉花。法医只念死亡证书，没有说明死因。



各级政府向家属施压不准对外泄露“机密”。在江泽民“打死算自杀”的政策指引下，世上多一个被以“自杀”结论送终的人了。

警察从家中带走学员 通知家人去领骨灰盒

141、宋万学，男，48岁，退休，湖北省黄石市法轮功学员。去年第二次上北京（和老伴一起）回来后，被警察、冯家山铜矿保卫科从家中带走；2001年1月20日家人被通知去

唯恐真相外泄，被发现迫害之证据，安徽省副省长在现场强调一定要火化，公安、政法委、政法官员等均强调一定要火化。火化时，大批公安守住火葬场不许任何人进入，

领骨灰盒。

“打！往死里打！打死我顶着！”

142、王立新，吉林省吉林市。在发送资料时被公安抓住送往吉林市第三看守所。王被毒打，绝食要求释放。看守所强行灌盐水，给王戴刑具（手和脚铐在一起），绝食第九天（2000年12月3日）看守所恶警张冠军、杨中华和几个犯人把王立新拉到看守室，毒打了近一个小时，监号里的功友都听到了王的惨叫声，送回监号时，王已经遍体鳞伤，看守用胶带封住他的嘴。

第二天这两个看守再次将王立新押到看守室，让犯人赖红祥、冯乃武再次毒打他，并扬言：“打！往死里打！打死我顶着！”

十多分钟后，王立新的惨叫声没有了，看守见他生命垂危慌忙送往医院，但为时已晚，王立新已经被活活打死。